

永念薩本棟校長

(本文插圖刊 10、135、136 頁)

劉永錯

接長廈大播遷長汀

抗戰期間在福建長汀國立廈門大學任教及肄業的師生，對薩本棟校長無不深為敬仰及無限懷念。薩校長是在抗日戰爭發生那一年——民國二十六年，被教育部派任剛改為國立廈大後第一任校長，那時他才卅六歲，是全國最年輕的大學校長。薩氏原在清華執教，是電機系名教授，以後且是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在物理學上亦有精邃研究，大學叢書中就有薩氏著大學物理學上下二巨冊，內容豐富文筆流暢，深入淺出，講解清晰，原供大學一年級理工科學生用，但全國準備考理工科之高中學生，大多採用為重要參考書。薩氏接部令時曾再三考慮是否接任，因他在電機工程方面有卓越成就，深受美國電機工程界重視。

(註一) 若就校長職，研究工作就要中途停頓，未免可惜，繼想福建尚無具有規模之國立大學，培育家鄉下一代菁英，亦極有意義和重要，乃不惜犧牲自己，毅然就任校長；且下定決心要提升廈大為第一流大學。惜接事未久就發生蘆溝橋事變，未幾日艦駛入廈門港與我方發生炮戰，廈大校址傍港口，校內生物大樓，教授及學生宿舍多棟遭擊毀，不得已暫遷往鼓浪嶼(時為英租界)借用英華書院之新樓教室上課，校內圖書，儀器以及貴重設備均暫移鼓浪嶼。

註一：薩氏就業 Worcester Polytechnic 時分析衝擊波發生器，著文發表於 AIEE 學

報為其時此類分析之佼佼者。又基於矢量分析首創以「並矢」(Cotangent) 分析多

相電路，亦受工程界重視。戰後薩氏訪美以在廈大所著講材以英文出版「交流電機」一書，立意新穎，美各大學爭相採用。上述資料根據廈大旅美校友會校友通訊第四期，薩氏得意門生歐陽謐博士所寫「憶恩師薩公本棟」一文。

嗣經薩校長與有關部門詳加研討，認為抗戰非短期所能結束，為求一勞永逸，決定遷往閩省內地長汀，此項決定極為睿智，使廈大得獲在安定中求發展，迄抗戰勝利未再受播遷之苦。經呈部核准後，立即展開行動，長汀為閩西山城，清代為府，有公路東通福建戰時省會永安，西鄰江西瑞金，更有公路通龍巖，經漳州到廈門，廈汀之間除此條公路外，別無他道可循。全程千餘公里，蜿蜒於崇山峻嶺之間，路面狹隘且崎嶇不平，而當時主要運輸工具之汽車大多陳舊，既缺乏保養，零件又奇缺，沿途行駛時多驚險鏡頭，駕駛人可以說時時刻刻都在跟故障奮鬥，但在薩校長指揮若定及有關人員細心照料下，先是一箱箱圖書、儀器，繼則一批批教授及其眷屬與學生，全部陸續安全抵達目的地。長汀在民國二十年左右曾遭中共盤據，與鄰縣江西瑞金同為偽中華蘇維埃之重要據點，後被國軍收復，城區被蹂躪破壞至為嚴重，稍具規模之宅第及建築多被焚毀，到處斷壁殘垣，瘡痍滿目。

圖書儀器完整運出

廈大搬來後，必須憑恃堅毅意志與萬能雙手，從廢墟瓦礫中重新建設起來；先選定文廟為校本部，大成殿修葺為禮堂兼臨時圖書館，兩廡廂修隔為教室，廟牆外前縣政人員訓練所之兩列平房，修建為學生臨時宿舍——同安堂，離校本部不遠有一棟碩果僅存大宅第，修建為教授宿舍，每位教授依人口多寡，分配到一間或兩間住房，權且棲息，校長官舍亦在內。薩校長夫婦及他二位公子，亦僅分配到稍大些二間前後房，其中前房是臥室亦是客廳，以後校長身體感不適時，為重視學生課業會扶病將學生叫到家裡來上課，這前房又兼充教室。在此值得特別一提，即初遷來此正值百廢待舉，紛亂艱苦情況下，薩校長對於學生課業，却毫不放鬆，全校師生於民廿六年底開始搬遷，翌年一月底便在長汀復課，利用寒假時間把荒廢課業全部補足，實在難能可貴。

一切粗定後，薩校長運用縝密頭腦及高度智慧，釐訂下長短發展計劃；短程計劃亦可稱為物質建設計劃——首先將北山麓一棟巍峨寬敞，但極為破損之萬壽宮加以改建，成為極具規模之圖書館，遷校時薩校長最關心就是圖書和儀器，他特派專人負責裝運，全部安全抵達，可以說在抗戰中內遷各大學中，圖書、儀器保持最完整的學校。萬壽宮亦即圖書館後面，隔成許多間通風良好好藏書庫，將搬來圖書分門別類妥善度藏，前面

關一間，極為寬敞且光線充足大閱覽室。初來時山城無發電設備，學生晚上在宿舍內自修是用桐油燈，烟多且光線昏暗，誠有一燈如豆之感，但圖書館內却高懸數盞光度明亮的汽油燈供閱讀，因此無論白天或晚上館內都擠得座無虛席，也養成了大家喜上圖書館的良好習慣。以後校內裝有發電設備，宿舍內亦裝上電燈，但同學們踴躍擠圖書館閱讀之風氣，仍持久不衰。

薩校長除關切圖書外，對於實驗亦極重視，故同時積極添建各科實驗室及儀器藥品貯存室，實驗用試驗枱均特別設計，寬大、考究又極適用，儀器、藥品均已全部搶運到長汀，不虞匱乏，理工科學生在此時期所受實驗訓練並不比戰前為遜色。

稍後由於學生不斷增加，在圖書館旁一片空地上，建起好幾間大教室，總稱為嘉庚堂，男生宿舍之蕤瑩齋，映雪齋，女生宿舍篤行齋亦相繼在萬壽宮附近建立。在此鄰近更有一極具規模之大膳堂及設備齊全之醫務室，短時間內使最重要之課堂、圖書館、實驗室、運動場等重要設施，亦都儘快儘善予以完成。工程從設計到發包都是經過薩校長付出心血仔細檢討，才付諸實施；施工期間常親臨工地視察，以防偷工減料。有一次他特別提出解釋，為何要如此操心！他說：「一方面固然因為教育部發給廈大的經費有限，不能不盡力掙節，同時更需顧慮到，萬一戰火擴大與中央失去聯繫，接濟困難，校中不能不有些存款，藉以維持一段時間，俾候求援。」真是設想週到

，用心良苦。幾年後戰局雖不斷的轉變，但廈校與教育部始終未失去聯繫，且因選擇地點適當，可以在安靜環境中不斷擴展，環北山之麓，自東而西，由萬壽宮以迄長汀七園有自建水壩蓄水，供應校內用自來水，有小型發電廠，水力試驗室，材料實驗室，機電實驗工場，許多新建教室更掩映於山坡上叢林修竹間，更重要一項建築，就是在山腹內建築一堅固且通風良好之大防空洞，當時校長命石工多名於校園後虎背山陽鑿山築防空洞，鐵錘敲石叮噠聲難免影響附近講堂上課，部分師生有認為長汀僻處內地，無空襲之虞，未免多此一舉，想不到不久日機入襲。原來北山後有一小飛機場，日本軍閥消息靈通，居然派機來轟炸；但除炸機場外竟毫無人道毀滅飛過山來，對毫無軍事設施之城內商業區惟一最熱鬧街道水東街投下燒夷彈，引起大火，菁華全失且傷亡不少。而文化區廈大園區亦被轟炸，投彈多枚，學生宿舍同安堂中一彈，毀其半，幸無學生傷亡，是時校長適在隔壁大成殿開校務會議，聞機聲急著指揮同仁疏散，自己最後才匆忙走避，躍下大成殿，不慎傷及足踝，背亦受損（後發生脊椎痛或即種因於此）經久始癒；但在受傷期間，校長仍以校事為重，每日持手杖步行來校辦公不稍息。經此事大家對校長預築防空洞之深謀遠慮，洞燭機先，方始感佩。以後敵機在重慶大轟炸，此堅固完善大防空洞，更為廈大聘請到及挽留住好幾位名教授，誠出乎意料之外。

師生勤奮校譽日隆

物質建設雖耗掉薩校長不少精力，但真正使他嘔心瀝血，煞費苦心的却是在建設，亦即積極提高廈大學術水準。在此目標下，第一：就是加強教授陣容，多方延攬名教授南下任教。薩氏出身清華，且在清華執教多年，以其關係在華北禮聘一批教授如經濟系黃開祿博士，化學系傅應博士，物理系謝玉銘博士，文學院林庚教授、王夢鵬教授以及薩校長之及門弟子鄭曾同、楊龍生等多人南下，以後陸續更有多人來校，使教授陣容大為增強。第二：在學業方面，要求同學確實掌握基本課程，以便畢業後不論升學或就業，都可肆應自如；他更主張一年級不分院系，升到二年級時再根據學生有關基本學科的成績，予以審核，不達標準者不能入系。他特別注重語文訓練，認為語文是研究的工具，所以規定，在畢業之前，每個學生都要通過語文特殊考試，國文和英文若不及格就不能畢業，在規定時間內，可以自由參加，不及格者可以再考。他自己更披掛上陣教大一微積分，乘此機會編了一本非常好的實用微積分課本，以後亦被採用為大學叢書。第三：增設課系，土木系、機電系先後成立，將理學院擴充為理工學院。福建省政府主席陳儀，一度想把廈大併為福建學院，遭廈大師生、校友及原校主陳嘉庚反對而未果，而後由於薩氏主持廈大成績斐然，有口皆碑，結果反而將福建省立法學院併入廈大，將原來法商學院分開為法學院及商學院。初遷長汀時學生不過二百餘人，幾年後由於環境安定，學術研究氣氛濃厚，校譽日隆，吸引不少東南各省優秀青年，負笈就讀，使學生人數

激增，有一次美國某文藝團體東來考察，Joseph Neetham 教授曾譽廈大為「加爾各答以東水準最高的大學。」此言雖有過獎，但戰時廈大，為學生程度較高之大學當無疑問。此亦可以從民國二十七年年底教育部舉行第一次全國大學學業競賽中，廈大一鳴驚人，全校三院九系中，竟有四至五系得到第一、二名。第二年第二次考試的成績亦和上屆相似，學生程度的提高，使廈大成為國內第一流大學的理想，得獲實現。

薩校長不祇知督促學生重視課業，而且他對於有益身心以及愛國活動，無不積極予以鼓勵與輔導。除了每年舉辦一次大規模運動會，寒暑假中也經常輔導學生，組織宣傳隊到全省各地作抗戰宣傳，及向守土衛國三軍將士獻旗致敬；校內有歌詠、樂隊、話劇團以及各種社團等組織，尤其話劇團極為蓬勃活躍，且聘有顧問指導學生排練及演出，甚至「家」和「清宮外史」等大戲都搬上了舞臺；在缺乏娛樂的長汀，聽到廈大演出話劇，真是全城轟動，人人興奮，吸引了無數的觀眾，無形中使長汀風氣大開，對於提升當地文化水準，功不可沒。

薩校長對廈大可說是鞠躬盡瘁，而其誨人不倦精神，感人尤深。初抵長汀時聘請教授未到齊，他親執教鞭，教大一微積分，不久校內一位數學教授又被菲律賓大學以優厚待遇挖走，數理系高等微積分及向量分析等課，也由薩校長兼授，一週授課鐘點，超過專任教師所應負擔。但更有甚者，當機電系成立後，機電教授一時難致不易，而課程又不能不開，許多重要課程如電工原理

，交直流電路，無線電工程等均由薩校長講授，一度每週上課高達廿小時，處理校務已極繁重，再加上廿小時勞心勞力專業課程，就是鐵打的人都會吃不消，在過份負荷下，自然就累病了。但薩校長責任心極重，在生病期間仍極關心課業，尤其是機電系剛開辦不久，認為更不宜缺課太多，所以在他病體稍痊時，就在自己家中客廳掛上一塊黑板，把機電系學生召集到家裡來上課，大家看到校長個個俱着腰，強打精神講課，無不異常感動。一位親炙學生曾作一首打油詩描述：

萬事躬親無昏曉，身疲策杖步履艱。
鐵衫撐腰汗洗額，聲竭猶辨教鞭長。

註二：校長病軀難以撐腰，校醫吳金聲博士為設製鐵衫以助其講課，校長有胃疾，時有劇痛，汗流滿額，諸生莫不悲切如身受。

這位及門弟子又談他的觀感：「上校長課，有一種特別感受，眼看校長以抱病之軀，勉強撐起精神，熱心講解，令人肅然起敬，怎能不專心聽講，雖在病中，校長所準備材料仍極精彩豐富，旁徵博引，條理分明，由淺入深，細加詮釋，更以種種物理或電磁現象，舉例剖析，務求大家融會貫通，讓我們思路跟他打成一片，一步一步向前探索，漸漸進入問題核心，使我們覺得每一分，每一秒都非常充實，而有所收穫。等到我們頻頻點頭，都認為已完全了解，他才繼續講解新題材，這是教學的高境界，能達到此一境界科技教授實在不多。」

接着又說：「上課聽講，大家覺得已心領神會，對於所講授內容，認為已完全聽懂，但晚上

自修做習題時，才發覺了解程度還不够透徹，抓耳搔腮，絞盡腦汁，或和同學互相討論，往往整晚只能解決一二道習題，那些習題都是薩校長指導助教，從許多參考書內精選出來的，照理利用講授過原理原則或方程式，應該可以解答此題目，但是轉彎抹角之處很多，要翻閱參考書，多動腦，多和同學討論，才能完滿解答。薩校長就是以習題輔助，來嚴格訓練學生，使大家學習思考，多激盪腦力，多翻閱參考書。」廈大機電系歷史雖短，但因受薩校長親自嚴格培育訓練，所以人才輩出，在海內外都有優越成就和表現。

骨灰長埋廈大校園

薩校長剛來廈大接任時，體格壯碩，腰幹挺拔，兩眼炯炯有神，閃耀着智慧的光芒。據說他還是清華教授中網球名手，接長廈大後為了遷校，重建以及繁劇校務，他又事必躬親勞心勞力，加上重視學生課業，兼課太多，幾年下來體力過度透支，正當四十多歲盛年，却甚憔悴；背亦微駝，有時需持手杖走路，但他仍強自支撐。民國卅三年健康情況更差，適美國務院邀請他赴美講學，為了減輕勞累且可便道就醫，忍痛辭去校長職務。在美講學一年多，健康情況稍形恢復，恰逢抗戰勝利，被邀回國出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二年多後身體又感不適，再度赴美入醫院檢查，惜為時已晚，多年積勞，導致脊椎痛，醫治罔效，與世長辭；國喪英才，眾失良師，予廈大師生無限悲痛。事後聽說當薩校長因病病垂危，住在隔離病床，自知不起，還喘着氣一再不停地向惟

一侍候在他身旁的主治醫師述說他積累在腦中的許多科學創想，並時時問那位醫生說：「聽清楚了沒有？聽清楚了沒有？」臨到最後一息，還想把科學知識留給後人，這股精神使那位醫生深為感動，雖然他不是同行，無法了解他所說的深奧道理。民國卅八年薩夫人應廈大當局之請，由美國攜回校長骨灰，立碑埋葬在廈門廈大校園內，樸素而堅實的墓碑正顯示出薩校長樸素而堅強的性格和形象，使後學者興起無限的敬仰和永遠的懷念。

值得提出一述即薩校長所以能付出全部精力主持校政，或專心一志於科技研究，主要是有位賢淑能幹，識大體的內助，主持中饋，使他無後顧之憂。薩夫人黃淑慎女士是薩校長清華同學黃人杰先生胞妹，國立北平師範大學體育系畢業，婚後鶼鶼情深，對薩校長生活起居，照顧得無微不至，他們有二位公子——支唐，支漢，在長汀時都極幼小，但非常聰慧活潑，其食宿，課業，活動均由薩夫人妥為招拂，不使校長因瑣事分心。薩夫人除主持家務外，對同仁生活亦極關切，長汀山城蔬菜種類稀少，日常只有竹筍、蘿蔔、芥菜、地瓜等，薩夫人特別寫信到海外友人處，請他們寄送各種蔬菜種籽，在宿舍空地專心種植，長成後分送給教授眷屬們嘗新，為擴大服務以後更逐漸推廣種植範圍，不久長汀隨處可見到大蕃茄、四季豆等富有營養的蔬菜，由此可以看到她的創意和愛心。許多到過校長家中上課的學生，在課中片刻休息時間，常會享受到師母親自調配咖啡及焙製西點，對待學生宛如家人子侄，使背井離鄉遠離親人的學子，倍感親切慈愛。另一事

使大家對校長處事認真及公正，有更深一層認識，當時廈大很需要一位女生體育指導員，薩夫人是北師大體育系高材生，是極適合的人選，但因薩校長有一項不成文規定：「夫妻不得同在本校任職」，受此約束，薩夫人也不能在校任職，只能義務地擔任女生體育指導，但她對工作比專職者還認真，上體育課從不缺席，又隨時關心女生的健康和生計，七年如一日，未嘗間斷，且從未接受過公家半點津貼，這也反映出薩校長夫婦高潔的情操和品德。薩夫人彌足欽敬稱道的，厥在薩校長去世後，二位公子都祇在中學階段，她母兼父職，一手予以培植深造，使他們都獲得美國有名大學博士學位，在工作上都有卓越貢獻，長公子支唐於一九八七年且榮獲美國國家工程科學研究院院士，這是一項難能可貴的榮譽，誠可謂克紹箕裘，蓋薩校長為我國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也。薩夫人於二位公子均已成立後，自己更到美國大學去繼續深造，攻攻數學，獲得博士學位後，執教於美東大學多年，這種堅苦卓絕，好學不倦精神，實使我們後輩由衷敬佩景仰。

民國七十一年四月六日為國立廈大六十週年紀念，在臺校友特別去電邀請薩夫人返國參加紀念大會，她於大會先數日抵達，校友們紛紛個別舉行宴會歡迎，薩夫人對校友狀況極表關懷，各校友亦以離校情況相告，當她知悉各校友均有成就，尤以薩校長當年親自授課之同學成就更大，深感欣慰。在六十週年紀念大會中，她應邀致詞，重點如下：她認為多年來都沒有機會說出內心的話，只有今天這樣校友聚會中，她才真正能暢

所欲言，當大家分別三十多年之後，這裏仍有這樣多同學，對故校長夫人表示如此親密而崇高的敬意，使她深為感動。在提及薩校長時，她特別指出，她是與母校同學共同分享 (Share) 校長的一切，因為校長過去是把全部心力用於學校和同學身上，不僅是繁重的校務，而且為了奠穩同學們的學業基礎，還不顧辛勞和病痛，每週授課十多小時，現在深感欣慰，校長辛勞沒有白費，同學們都承繼了校長的典範，具有不靠背景和關係，而以認真樸實，足踏實地的奮鬥精神，開新自己的事業和前途。

風範永植校友心中

綜觀薩校長一生，原是位傑出科學家，在電機工程上有高深造詣，在美國電機工程界亦極負盛名，如果能讓他就此方向專心一志繼續深造研究，一定會有極輝煌成就；但却為了廈大，他不得不離開研究崗位，把全付精力智慧發展廈大，致力提高其學術地位。處處以身作則，用誠、愛及誨人不倦精神，來培育下一代，尊稱他是一位偉大教育家，亦可當之無愧。在他主持校政時期，學風純樸，研究氣氛濃厚，從無學潮發生，偶爾有些小風波，祇要校長出面講句話，無不迎刃而解，翕然從命。而今令我們深感欣慰，厥為薩校長在廈大一番心血沒有白費，在海內外尤其復興基地臺灣，其一手培植出來學生，特別是機電系校友更為突出，大多是機關主管或企業機構主持人，正貢獻所學，為國效勞，而校長一切言行，風範亦深植廈大校友心目中，永不磨滅。